

为了忘却的“一年将尽”

□杨健民

一年将尽,今夜,我们坐在夜的高原
静待钟声,敲响十二下,不可抗拒。

……

我们不过是生命之河中
流动不息的一颗颗水滴,

但我们身上总有些什么
活在时间之外,那么静,那么美。

近百年前,郁达夫在《郁达夫日记》里也写道:“一年将尽,又是残冬的急景了,我南北奔波,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,只赢得许多悲愤,啊,想起来,做人真是没趣。”这是郁达夫式的感叹和悲悯。每一年将尽,我都会提醒自己:做一个干净的人。盘点2025,我想必须对自己来个总结。数年前,我曾经在一首《元旦》的诗里写道:

年底的盘点是冬天的宿命
太早接近春天,我有些惶恐

去年的笔记本只记录了三行
一行情、一行交代还有一行旁述

为此,我们需要一场忘却——忘却“一年将尽”,忘却是为了告别。为了这一场忘却,我们正在与所有的不安和不快告别。高晓声说:“人生最好的活法,就是不断地做减法,让自己活得更通透而洒脱。”我们需要一些断舍离,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宠爱,才能把所有的不快都留在2025年。

记得两年前,我看到“思想史万有引力”视频号关于深圳的一段描述:如果你仔细地凝视一个深圳人,会发现我们的眼神中透着清澈的没文化,写满了“文化撒哈拉”的王霸之气。一个虚怀若谷、无惧批判的深圳十分迷人,虽然我十几年如一日,喷深圳老板的土鳖审美,喷堵成狗的交通,喷一年四季不是在挖路就是在挖路的路上,喷深圳对打工人的冷漠和庸俗的搞钱主义,但有一点真喷不动——那就是深圳人对商业精神的尊重。一个深圳人可以放女朋友的鸽子,却不敢爽约客户一次。这就是尊重“契约精神”,所谓的“契约精神”,就是四个大字:说话算话。深圳这个城市,既不像帝都吃个卤煮火烧,都要先炫一圈关系背景的官僚主义;也不像魔都时时刻刻想着到底是用英语还是法语,赞赏手冲咖啡的形式主义;更没有广州跨栏背心人字拖,擅长煲汤的享乐主义,深圳一直践行的是实用主义,不吹牛,不忽悠,尊重“商业精神”。一个城市的繁荣,内在的逻辑就这么简单。这段视频让我沉思良久。深圳人是懂得“商业精神”这个常识的,因为常识是一座城市繁荣的基础,常识能带来一个确定的世界。

回顾过往,我们究竟理解和把握了多少这样的常识?我们究竟赢得了多少获得如此常识的机遇?人只有活在确定的世界里,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,人类所有的苦难都是违背常识的结果。不能奢望一个人在变幻莫测、违反常识的世界里能够谋发展,唯有尊重市场和回归常识,才能重拾信念,稳健前行。2025年即将过去,这是挣扎与隐忍、内省与雄心、失望与希望交织的一年。新的一年到来,我们希望的还是那几句话:让世界充满爱,让世界回归常识。

2025年,我们究竟有多少值得记住的人和事?究竟有多少应该放手和归零的选择?“人类的勇气是可以跨越时间的,跨越每一个历史、当下和未来”——《流浪地球2》里这句温暖而坚挺的台词,我们能做到吗?

每一年我们似乎都经历了很多,也忙活了很多,却又觉得是一片空白,失去了很多。然而我们依旧得奔忙,得起舞,得提灯前行,得奔赴山河。尼采说过: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,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2026年,我们同样不例外。

一年又将尽,一年又将始。在被阳光继续照耀的未来的日子里,我们照样要让花归土,叶归土,人归岁月。我想,无论是作为一个燃灯人,还是一个提灯人,我们都要提醒自己一句:新年吉祥,你值得更好!

北纬23.5°的风

□王晓

从潮州去南澳岛的船上,在线上订了南澳岛青澳湾一家酒店的客房。下午3时许,穿过长11公里的南澳大桥入岛时,又看到了久违的碧海蓝天,心情格外舒畅。没能周游世界,那就来南澳岛,把潮汕的尽头看成马尔代夫。行驶在环岛路上,像风一样自由地掠过海边荫翳林木缝隙时,可以看见碧浪无边的南海,当意识到这是我迄今所抵达的最南方时,一种浪迹天涯的孤寂与放达随即在心头萦绕,岛上顿时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气息。

这天下午,青澳湾天色阴沉,伫立在北回归线上的海边,眺望着南海,天高地迥,沙滩上的人显得极其渺小。黄昏时,西斜红日终于撕破层层云团,投下几道丁达尔光,而北回归线标志的“自然之门”前方正风起云涌,涛声轰鸣,一时波滔云诡。到了涨潮时间,滔天的白头浪高起高落,让人目瞪口呆,还来不及反应,天一下子就黑了,魔幻极了。毕竟快到冬至了,天黑得早,太阳直射点已接近南回归线,也即将折返回来。而我一路向南,抵达北回归线,在太阳转身的地方,遇见壮阔的南海,再无前路可走,回头是岸,然后再去品尝南澳美食无疑是一种觉悟。

夜幕下的青澳湾,华灯初上,烟火升腾,活色生香,宛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南澳岛海鲜对于福建人来说并不稀奇,也不便宜,真正让我折服于心的是南澳岛生腌海鲜和鱼粥。在南澳,没有人能抗拒生腌海鲜的美味,其肉质饱满,鲜甜十足,而鱼粥汤汁浓郁香甜,更是回味无穷,入口难忘。

第二天清晨,房间窗帘缝漏进一丝光亮,看下时间,正好是日出时间,赶紧到阳台看海。海上蒙着一层雾蒙蒙气,东方天空有几抹绯霞,这是南粤大地迎来的第一缕曙光。这时太阳在接近南回归线的上方冉冉升起,崭新的一天已回到来了。从22楼阳台上观大海,非常震撼,黛青色的大海,黛青色的云天,岚气蒸腾,海天交碧,叫人怀疑自己闯入了一处圣洁的净土。极目天际处,疑似可见地平线微微弯曲的弧度,一切仿佛还在梦中。怔怔地望着眼前一片海豁然开朗的样子,好像被封印在如巨幅桌面壁纸的画面中,这时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,“人啊,请认识你自己”。然而在一个海岛上,要如何认识自己呢?就在走神的一瞬间,红日涌起,霞光万丈,海面如巨幅绸缎铺开开来,洪波涌起,水何澹澹,不过像荡开一层层涟漪,而远远传来的阵阵涛声,像恢宏的交响乐,深沉、庄严、浑厚,既壮怀激烈,又涤荡灵魂。

天气晴好,听从大数据的推荐,先去了海泉湾。海泉湾其实是一个海边SOHO公寓小区,有一条楼幢间的小道面朝大海,给人一种转角遇见碧海蓝天的惊喜,非常出镜,是南澳岛最红也是最拥挤的打卡地。因为楼幢间的狭管效应,海风刮起,裙裾飞舞,来打卡的人不管不顾,排再长的队也要在小道一侧的打卡墙前拍照留影,墙壁上的“南澳”“北纬23°”几个大字和地面上的“北回归线”标识让时光定格在一个特定空间,并且提供了情绪价值,一切如此简单明了,却让人乐此不疲。看来南澳岛是懂流量密码的。

南澳岛濒临南海,四周大海广袤,烟涛微茫,久了,难免觉得单调。如果这时,你看到了一座灯塔,高高耸立在海边,精神无疑会为之振奋。在海边所有的风景里,灯塔最令我痴迷。三囱崖灯塔像两大一小的哈根达斯冰淇淋,而长山尾灯塔像一座红磨坊,静静地伫立在时光往返中,风和日丽也好,惊涛骇浪也好,不动声色地守望望着茫茫大海,沉浸在广袤而丰盈的空间里,既享受着孤独也享受着自由,又给予人以光明与希望。平日里在一座小城当牛马,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业余爱好,没做出什么名堂,还好坚持了下来,但时常会感到迷茫。在这个海岛上,遇见灯塔,那一定是上天要赐予你力量,让你看到希望看到方向,鼓励你一直走下去。

在南澳岛的一天一夜里,追着北纬23.5°的风,穿过细碎的时间,在昼与夜、日与影此消彼长中,一路领略南粤海岛风情。一个北回归线横亘而过的海岛,坼分热带与北温带的界线,太阳直射点从这里离去又将折返,周而复始,必然引申出很多隐喻,让人有诸多遐想。环岛公路上,随处可见全国各地牌照的车辆,各个景点游人熙攘,有像我这样在周末出趟远门散心的,更多的是一车车衣着鲜艳的老年人,人人洋溢着笑容,精气神比我好多了。与这些素昧平生的人偶然交集在这个海岛上,感受彼此之间的快乐,是一种缘分。其实想一想,我们都是劳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里,来到一个地方旅行,欣赏风景,拍照打卡,品尝美食,这种既自得其乐又与人同乐的平淡日子,何尝不是一种健康正当的生活。

平凡人过日子,总是来来去去,到点了,总要回到我的北温带。在往后的日子里,可能会忘记很多事,唯独不敢忘记南澳岛上人们的笑容、灯塔的深情和那入了心的鱼粥。

2025,对于中国、对于世界,都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;2026,已经把我们推到新的历史节点上。作家李黎说,“因为艰难,所以希望艰难的现状快些过去;因为相信以后会更好,所以人们对眼前的事物和情感特别珍惜。”那个众所周知的“思想者”的姿势,还能继续把我们的过往弯曲成记忆吗?

辞暮尔尔,我不禁想起刀郎的新歌《花妖》里的第一句:“我是那年轮上流浪的眼泪。”相同尺度的时间,面对不同的人,我也用年轮上那一滴“流浪的眼泪”,说一句:2025,辛苦了!

昨晚在厦门环岛路海边,听着海浪轻抚着沙滩,仰天一望,繁星点点布满夜空。已经很久没看到如此的星空了,每当说起星空,就会想到刻在康德墓碑上的那一段出自他的《实践理性批判》里的文字:有两样东西,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,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: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。

今夕何夕?照样是一个寻常的夜晚。记得2018年元旦,我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上跨年,那个夜空繁星异常清晰。那天,我写下几句新年祝福语:“今天,山在,水在,树在,月亮在,星星在,还有您在,一切都将是静好的。”

阿多诺说,“当今世界充满着令人作呕的匆忙”。世事攘攘,人生扰扰,我们心灵的天空总是被俗事弄得啾啾啾啾,生命由此失去了弹性。曾经有一位朋友问我:“你有多久没抬头看一看星星了?”我有点诧异,但当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,才发现,我的确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去看星星了。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单纯地抬头望一下星空呢?余秋雨在《文化苦旅》自序中写道:“我们这些人,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?如果每种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,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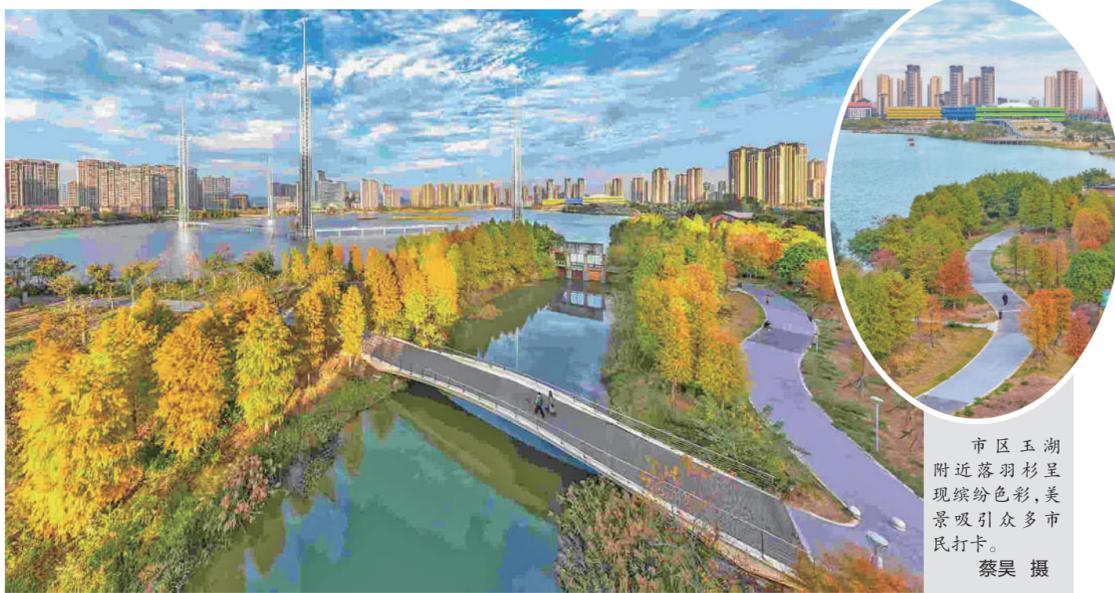
昨晚遥望星空,有着久违了的感动。多少年了,我们在熙熙攘攘的被路灯照亮的城市里,能看到星星吗?有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问妈妈:“星星长什么样子?”妈妈说:“星星是一点一点,像眼睛那样一眨一眨的。”“我怎么看不到呢?”“星星躲到天空之城里去了。”“什么是‘天空之城’?”妈妈于是就给孩子唱了《小星星》这首儿歌:“一闪一闪亮晶晶,满天都是小星星……”

作家刘亮程50岁时,想找个地方养老。他买了一所老学校的院子,做了个书院,叫“木垒书院”。每年都有不少的孩子到书院去听他讲课,他给孩子们讲虫鸣,讲树叶,讲白天黑夜。那个书院很大,有40亩地,外面是没有灯光的,一到晚上,那些孩子就完全走到黑暗中去。刘亮程说,现在城市的孩子由于受到路灯的照亮,已经不知道完整的黑夜是什么样的。因为没有黑夜,所以漫天繁星也被吸引到了太空深处,看不到了。我们给孩子讲星星,就是想留一片完整的黑夜,让孩子们在黑暗中走路,看到星星,也让他们慢慢知道,黑夜是会用自己一点一点走亮的。

我十分佩服刘亮程的这个用心。据报道,全球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已经无法看到银河和主要的星座了,“光污染”让美丽的星空在城市里无处可寻。过去常说的“星汉灿烂”,如今却是无影无踪了。在城市里居住久了,我们的确是错过了黑夜里的那些星星,那些萤火虫,那些蝉声和蛙鸣。

星星作为一种天象,它们承载了历史与现实的太多意味。围棋来自何处?一种猜测认为,它来自对星星的瞭望。仰望星空,星象——缀满星座的苍穹,它的布局导致了围棋的诞生。“星罗棋布”这个有趣的词不就是如此产生出来的?于是,那些纵横19道的棋盘,就像一张编织出来的魔网,密密麻麻地罩住了棋手的凝固姿势以及紧张的运筹帷幄。在星辰和尘埃之间,留一片黑夜,我们将会发现什么呢?其实,我们最希望看到的,还是月亮和星星。因为,这个世界的从容和安静,从来都是月亮和星星给予的。

在即将告别2025年的这个深夜,我突然想起“一年将尽”这个词,同时也想起博尔赫斯写的一首诗:



市区玉湖附近落羽杉呈现缤纷色彩,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。
蔡昊 摄

新年的浪漫,是落羽杉给的

□陈志勇

2026年的钟声即将敲响。莆田的新年,从不是孤寂的留白。当朔风掠过枝头,把秋的余温轻轻收纳,天地间便多了一抹独属于新年的深情——那是落羽杉铺就的浪漫。

落羽杉,一个诗意的名字,因叶片排列呈羽毛状,凋落如羽毛般轻轻落下而得名。

新年快来了,我和朋友踏足囊山公园,寻觅落羽杉绽放的“美拉德”之美。映入眼帘的,是一大片如油画般的落羽杉,俊美,挺拔。远观它,浅红如霞,深红似火,金橙若琥珀,层层叠叠,交织成了最热烈的冬日美景。苍翠的青山和千年古刹囊山寺,因这片落羽杉的存在,也变得生动起来。

落羽杉偏爱依水而居,一棵棵挺立,红影倒映水中,红的叶与绿的水,交织在一起,分不清是树染了水,还是水醉了树。

湖畔的落羽杉,像是一个个沉默的诗人。湖水像块巨大的玻璃,把落羽杉、蓝天、白云全“复印”了一遍。我走在栈道上,像踩在画框里,每一步都怕惊扰了这倒影的完美。

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,洒下细碎的光斑,落在笔直的树干上,落在铺满落叶的小径间,连空气里都裹挟着温柔的暖意。

风过杉林,一片片叶子打着旋儿飘着,轻轻地落在身上。我捡起一片红叶,仔细看,红色由浅到深在叶面上呈递进模式,激烈纠缠,仿佛一场不动声色的较量。我们站在落羽杉下,仰望那红色的叶片在阳光下闪耀,心灵似乎也得到净化。

林间小径上,游人三三两两,或漫步于落叶铺就的“红地毯”上,感受着脚下的柔软。或驻足停留,举起相机按下快门,随便定格,都是自带滤镜的大片。孩童们嬉笑奔跑,追逐着飘落的叶片,清脆的笑声回荡在林间。

在公园里,我们遇到一位老伯用轮椅推着老伴。他们说,这里的落羽杉太美了,过来看看,心情特别好。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,两张充满沧桑的脸会心一笑,一幅幸福温情的画面。我赶紧用手机把他们定格下来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都市里,囊山公园就像一处静谧的港湾,让人远离喧嚣。这里的落羽杉不经意间铺就了一条通往诗意生活的路,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在这座南方小城,绿色常驻,看久了,难免审美疲劳。好在有落羽杉,可以满足人不同的视觉。冬天,落羽杉的色彩从青涩的绿色,渐渐转为青红,再变为橘红、棕红,直至红褐色。最终,一片片叶子像是羽毛一般轻盈地飘落,仿佛是树儿的眼泪,静静地诉说着别离。

冬杉染霜,浪漫成诗。落羽杉的浪漫,藏在它的坚韧里。寒冬越烈,它的色彩越浓,以昂扬姿态,增添新年气息。在我看来,落羽杉如同一首散文诗,低吟浅唱,不张扬,不喧嚣,用最温柔的姿态,写尽岁月里的生生不息,演绎着莆田的新年浪漫。

行旅诗五首

□予怀

乘空随笔

银鹰振翼九霄游,
万里河山一望收。
舷窗借我翻诗卷,
千载白云去悠悠。

拈花湾

倚栏尘外太湖边,
流水小桥竹柳烟。
好是日沉星起后,
花开五叶客摩肩。

观《又见平遥》演艺

青砖黛瓦斜阳里,
寂寂城堞榆柳低。
戏中不知身是客,
又见铮铮更倔奇。

乔家大院

错落楼阁千百重,
犀牛望月晚峥嵘。
往事茫茫君莫问,
檐前残雪映灯红。

【注:“犀牛望月”指犀牛望月镜,乔家大院镇宅之宝,是国家一级文物】

自西安考察返莆途中作

朝雨霏霏别古都,
赳赳大秦慨当初。
何日文坛寻异迹,
归日耽吟咏婁珠?

【注:《赳赳大秦》是大型秦文化主题驻场演出】

沧海一声笑

□陈海媛

江湖是什么?少年时我以为是古龙的刀光剑影,情义为先。青年时,我以为是金庸的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。

人到中年,现在回头,便读懂了两种不同的侠义。一个偏性情,一个偏道义。

古龙不免太过放任,浪子的世界,没有来历,没有家庭,一艘船,几个红烟,刀光剑影,便是一生。

金庸未免太过沉重,都是乱世,都是道义。在历史大框架里,英雄不管怎么匡扶正义,也无法走出江湖,无法独立于朝堂之外,终归的走向是落寞。他再怎么武功高强,也改变不了大势,无力回天才是常态。

所以,在熟悉中国历史之后,我再也不看武侠小说了。武侠是属于充满朝气的年纪。到了尝尽失意的中年,当我要感受心中的江湖时,我就去听黄霁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

这首歌有很多版本,听了很多年,我只爱雷叔独唱的那一版。

关于这首歌的创作,也是黄霁耗尽心血之作。我看过采访,他说到这首电影配乐,他改了6遍后,徐克还不满意。他就琢磨,按照剧本的剧情,那几个大哥盆盆洗手,退出江湖时,他们跟令狐冲一起会弹什么歌曲呢?要么是弹只有他们明白的曲子,要么是弹最简单的曲子,把最简单的曲子弹到最好。

他真是通透,了解江湖,也了解人生。他说当他写不出作品时,就去找书看。他说全世界的东西都能在书里学到。荀子论“大乐必易”,给了他灵感。他想到最简单的中国古代的五音“宫商角徵羽”来谱曲。他把音谱顺序倒了过来,由高至低,侠客的江湖之旅,从意气风发,豪情满怀到胜负不以为意,皆在曲中。歌唱的是人事,传统的儒道哲学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纷纷扰扰,江湖恩怨,都消融在此刻江岸的潮起潮落中。

苍生笑,不再寂寥。因为苍生其实是我,人生多事,一人有一人的烦恼,一程有一程的伤怀,自己看开才是最好。

到老了,还有一襟晚照。这份气度和豁达,非得是黄霁不可。

听了很多遍黄霁、徐克、罗大佑三人合唱的版本,还有罗文的版本。我以为这些已经很好了。直到有一天,朋友说,她还是最喜欢黄霁自己独唱的这一版。

于是,我搜到了这首歌,2004年狮子山下的那一版。那一个晚上,我听了无数遍,直到寒露湿衣,金月挂枝,还觉得意犹未尽,叹为天人,斯人已去,犹怀绝唱。

黄霁的烟嗓,粗粝而磨砂般的音质,特别适合这种沧桑的歌曲。他唱得很慢,咬词吐字,不疾不徐,有时还会刻意地加重唱词,拉长尾音,随性而浪漫。我一直沉浸其中,这样的唱法,才是大道至简;这样的不拘小节,才是大师风范。《沧海一声笑》由彼时的黄霁自己演绎,才是真正的浑然天成。等到音乐高潮部分,那种快意恩仇,不以为意的洒脱,已经是无人能媲美了。电影里的大侠,跟词曲上的大师,此刻浑然一体,这就是艺术的至人境界了吧。

此后,当我心情不畅的时候,失意萦怀的时候,我就听这首歌,散步听,开车听。在他的音色中,胸肺与之共鸣,手指与之起舞,然后,一腔的郁闷渐渐散开,直至平静升起。我如江岸客,看着情绪潮水的来来去去,潇洒地道一声:再见。

这就是音乐的魅力。它让你的人生,有了不一样的遣怀方式。